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十三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八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四首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為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瀦蓄雨水以備清汴之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無

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税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二十四日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鈎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

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畧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為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有司請給器用

之類此所請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絶至於疆埸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

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為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呵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睎望勞績推毛求疵務為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悮為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悮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折

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為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及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為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

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
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
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
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文如
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抄先經
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
部再行勘驗諳實闕司勳句覆然後闕吏部施行
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

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舍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别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

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
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
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
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
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為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科場事狀 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决而

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懣亂蓋縁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他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

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

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為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為怪畿内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閲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令戸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為穩便蓋

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别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卻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為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為招字衆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

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户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户雖號為招募而上户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人户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户

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户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人户久為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於苗役寛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塲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户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内外之别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塲等錢存以待之亦

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踈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户部與詳定役法官㑹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嵗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闕額禁軍錢若干係内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絶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内椿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

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為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久遠不絶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别不支用即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黄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為邊費奪坊塲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寛剰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二三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塲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劒槊擊刺弓弩刀斗比舊皆倍然自比歳試之於邊亦未見

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
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
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
用兵士自内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
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
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
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
人之死力必椎牛釃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

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

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黄廉今聞朝
廷卻差黄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為黄廉若以專使按摧
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
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為害勢必不肯
盡言兼朝廷本為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逹而就
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
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蠧害四路為日
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黄廉在彼即行替罷

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黄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饑民狀 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

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糴本錢一百萬貫趂賤糴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五月六日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歳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歳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歳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歳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别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

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

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説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令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為穀帛民之所生也故

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為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税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税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

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嶮岨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糴貴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為之寒心

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熈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内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之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

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内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戸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帛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戸部立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

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實長久之利也

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一日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日之內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沮成法兼京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督

大理寺結絶斷遣不蒙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外任特除知真定府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決之人朝廷並不省録今臣竊見成都路轉運判官蔡滕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無妨礙督迫州縣差撥衙前定詳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滕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搔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為藩帥滕以官卑無黨黜為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臣又見大理寺

勘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進
奉空名狀召人承買要錢三千貫奏邢州張家假作外
甥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即
李雍無緣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私行遣之常蔡京無
緣不知今既以段繼隆為無罪又卻判放李雍自相違
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勘刻而明令大理寺
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亂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訪
聞得案内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

畫一如後

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為處約是尚書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即判申字既而又言處約恐未是主事抹却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詰實申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即合申勾若不係主事即合直勾豈有抹卻申字便不勾追之理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即依公申勾處約關節既到更免勾追

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幷一行證左送所司根勘今但勾到證左信令虛妄供狀稱不是召人承買手分王士安乞送所司京執不肯只以所供虛妄狀詞為憑顯是情弊

一京既不肯根勘詰實卻更分外為處約巧作方便會問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析臣未嘗見官司根勘罪人不令兩詞自相對辨卻為罪人

外求證左便為了當

一京既憑衆人虛詞執李雍元狀為誣告已判一勘字即是欲勘李雍誣告之罪後來又卻抹卻勘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敢勘問今大理寺卻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責官之罪即不曾自首誣告段處約之罪何緣以自首判放信意虛妄如欺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緣不覺顯是用情庇蓋

右乞朝廷詳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不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已贓罪縱無情弊其昏繆不職已當責降況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有前來差役不當與蔡滕同罪積此姦弊合行重責其大理寺官吏輒敢覩望權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責降如朝廷未以臣言爲信乞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即見實情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誅竄呂惠卿狀 十九日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

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佷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敎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破難琦說仍為安石書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

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徧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

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頼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

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恊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吴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

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
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為
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
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
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
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
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
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

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産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

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夫𣊬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

於吕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吴居厚吕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

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間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憃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呂惠卿用事於朝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引用邪黨布在朝右臣今陳其罪惡必陰有為之游說以破臣言者唯聖明照詧不使孤忠横為朋黨所害

再乞差官同黄廉體量茶法狀 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黄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勑所奏留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黄廉體量伏乞檢

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黄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畫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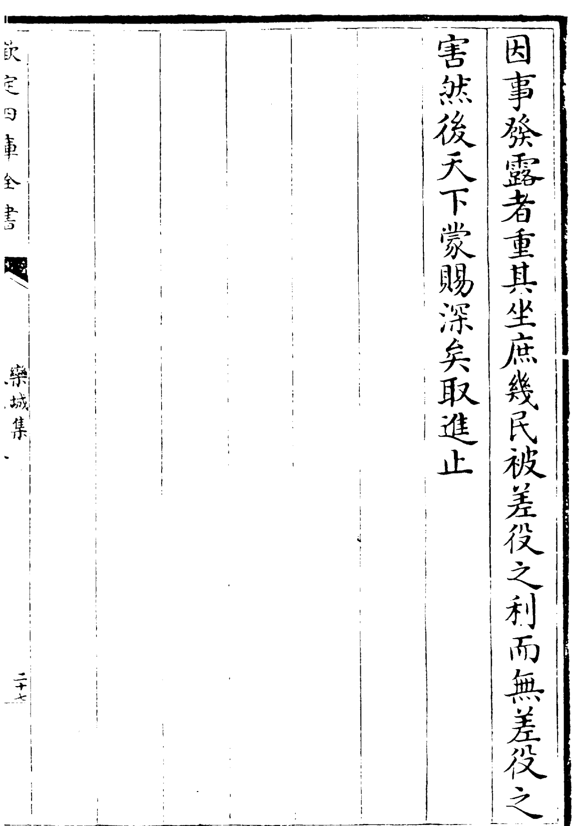
再言役法劄子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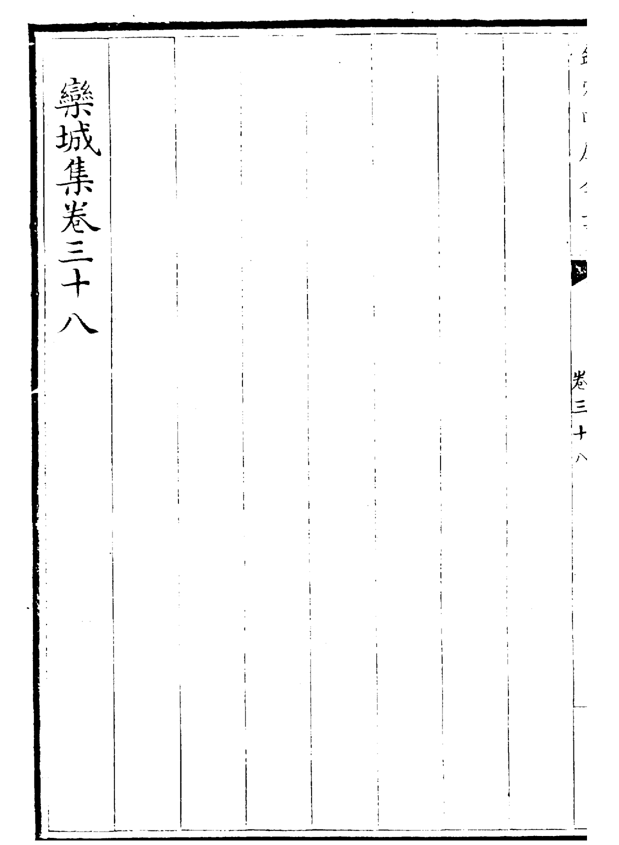
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戸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歳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税戸家有田産誅求不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歳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冦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

役錢多收寛剰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戸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歳月舊俗滋長役人困

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為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



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進止



欒城集卷三十八

欒城集卷三十九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五首

乞責降呂和卿狀 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唐命尚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總庶務神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於用人最號重慎今陛下臨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不當復寘省闥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

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騃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産不遺毫髮為本以獎用憸險許令告訐為要估計家財下至椽瓦抄劄畜産不遺雞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紙筆踴貴鞭笞恣行然其為術迂疎卒不能得民腰領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榷鐵蒙責吕嘉問以市易被

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郟亶之流一罣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為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兼和卿頃任考功日其兄温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軍食價高割就温卿本任作弟姪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蓋其兄弟貪冒無恥從來如此雖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謹録奏聞伏

候勅旨

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 六月三日

右臣五月十九日奏論資政殿大學士吕惠卿姦崄蠹國殘虐害民乞行竄殛二十九日奏論金部員外郎吕和卿貪猥不才塵玷省闥乞行降黜緣知饒州吕温卿係惠卿親弟而和卿親兄臣有兄子邁見任饒州德興縣尉竊慮温卿挾恨别有据拾勘會邁今任將及兩考欲乞朝廷體察特許令候兩考滿日放罷赴吏部别受

差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罪吕惠卿狀 八日

右臣聞以堯為君而舜為之繼四凶之惡不得而容以武王為父而成王為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凶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足以熒惑當世存之足以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為百姓遠慮後為子孫深憂逐而去之靡有疑志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陰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委任羣臣政出房闥而存養元惡隱忍不誅人知

後患懼者甚衆臣近曾奏論吕惠卿賦性凶邪罪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蠧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歲姦邪惠卿稱首臣於前奏論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惟朝廷近日掃除羣慝如吴居厚蹇周輔吕嘉問宋用臣等皆以一事誤朝即加流竄今惠卿兼有衆惡自知罪大託疾求閑而朝廷因亦不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令中外士大夫見

惠卿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強凌弱之心執政大臣有吐剛茹柔之意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蠆脫遺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古因此羣惡小醜已得罪者亦皆不伏伏惟二聖臨御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於用法不應如此臣愚竊料聖意必謂方今弊事畧除羣枉消退惠卿既領宫觀不足復誅故稍加闊畧以安反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雄用意不淺無病而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寸之柄必致天

下之患若不以時放棄深折姦謀臣恐朝廷未得安枕而卧也伏乞檢臣前奏付外施行俟元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疵以安中外不為晚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青苗狀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惓惓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

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下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

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論差役事狀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勑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

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别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

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為禁約深為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畧賜省覽即見詣實

論呂惠卿第三狀 二十日東西省同上

右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僚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熙寧中恣為不義創立弊法上以詿誤朝廷下以賊害海内詐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睎巧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險詖人所不為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王氏為尋戈之讐

忠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伺間隙譬如蝮虵猛獸雖蹔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即發若不深為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況復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明於赦書戒勑邊吏不得侵撓外界務要靜守疆埸是時惠卿任河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

聞遺制畧無哀慼日夜點集兵馬為入界討蕩之計及
其遷延未發恐為虜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
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款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
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
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
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朝廷
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
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

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讐怨但以為國去凶義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蘭州等地狀 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内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餽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

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畧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倍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

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兹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

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陜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内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

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

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朝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

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熈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懐恵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増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懐怨未能忘争時出虜畧勝負相半耕者不定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熈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熈河之東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

幸然兵難一交讐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

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内懐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被恩彼曲我直人懐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愼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蜀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

鳳以來多置沓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勑
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
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
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
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
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
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

前昔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為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刼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強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

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

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

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

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導奉聖畧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為勑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掩棄萬國遂以至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茍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

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才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病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

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

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别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七月九日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

其法漸及陜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拒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

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葢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别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内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别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寛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西邊警備狀 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脱戰鬬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蹔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據忘若因給賜城寨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

候逐路師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塡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戸常若冦至不得為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懐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内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

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勑邊吏為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青苗狀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為非是時韓琦

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
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畧盡兼近日責降吕
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為首然天下俵散青苗
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
博采衆論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為言由此
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
古為國率皆禄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
然而食租衣税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

所有浮費一切不為今日之計但當戒勑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切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若非左右搆此危語動揺聖聽則何至為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説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邺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

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二十七日

右臣頃曽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户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霈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户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户一例除

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為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筭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

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三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正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

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失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戶錢數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

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户
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怪此事之
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
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
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捽縛
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畫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
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
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

路則細民荷戴恩徳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
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
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奬轉官及請
賞錢所得無筭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
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
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
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問係創行市易害
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土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

謫以謝大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録進呈如左

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

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三月九日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

民上頼聖澤不至饑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饒已不収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絶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灾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絶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八月一日

右臣伏見近除刑部郎中杜紘為右司郎中命下之日中外疑惑葢以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尚書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為左右史下者猶為直閣修撰領三路都漕發運使不一二年即為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紘人品凡近不知經術止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熈寧元豐以來為刑部官諂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下脂韋便佞無不得

其歡心雖杜純親弟而純以直進紘以諂聞兄弟異心衆所共悉初修熙寧編敕紘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為詳定官奮筆改更非笑前書略無愧恥翻覆隨時一至如此兼與楊汲崔台符共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報過公事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既以官長被罷如紘等輩皆其屬官朝廷雖闊畧不問至於非次擢用豈宜遽以及紘竊恐賞罸失當使天下

不服而汲台符亦得以為詞為損不細或言肱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縱使紘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益以為賞臣以為此有司常事不足以為功況為官擇人當以流品為急若以右司為賞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回前命以厭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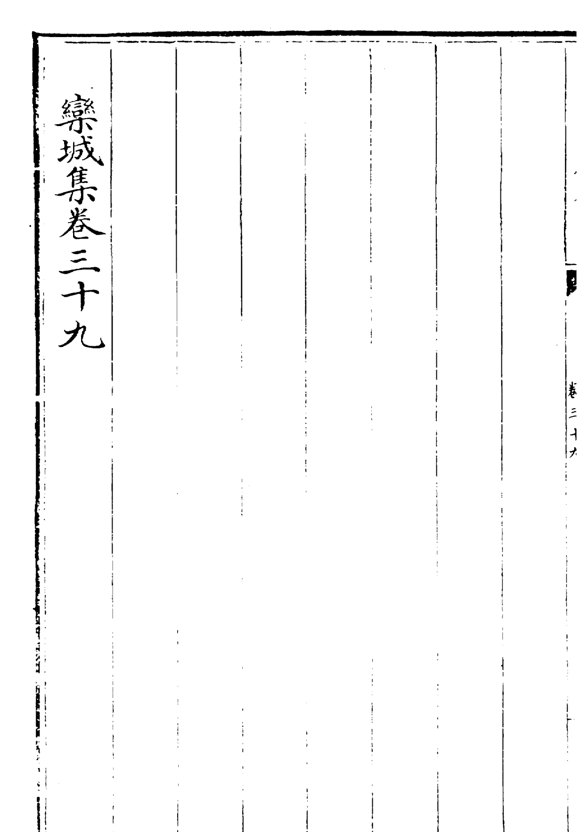
論差除監司不當狀 八月二日

右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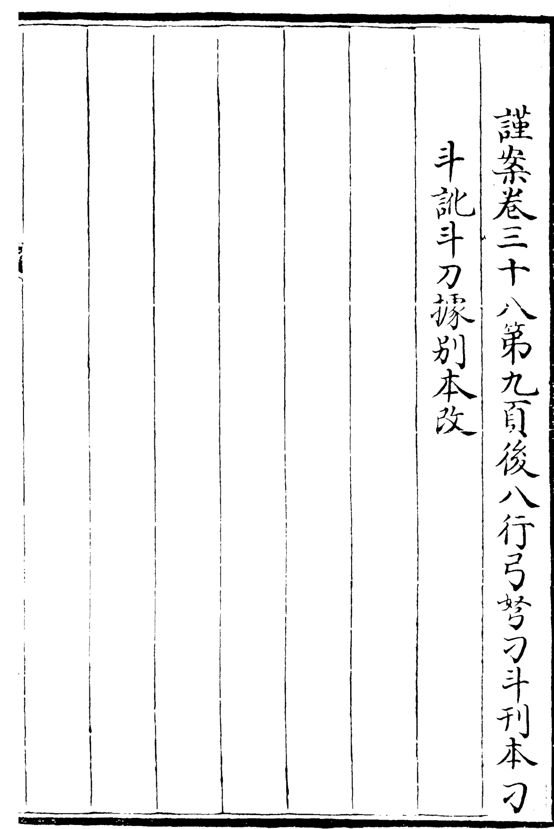
知其要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残疲瘵未復見議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監司得人以督察州縣朝廷近日沙汰残刻之吏多係提轉等官民間承望此風思見循吏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公言畧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可名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孫路奴事李憲貪冐無恥程髙謟附賈青借名買珠鍾浚天資邪嶮累作過犯張公庠為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璹久領市易與牙儈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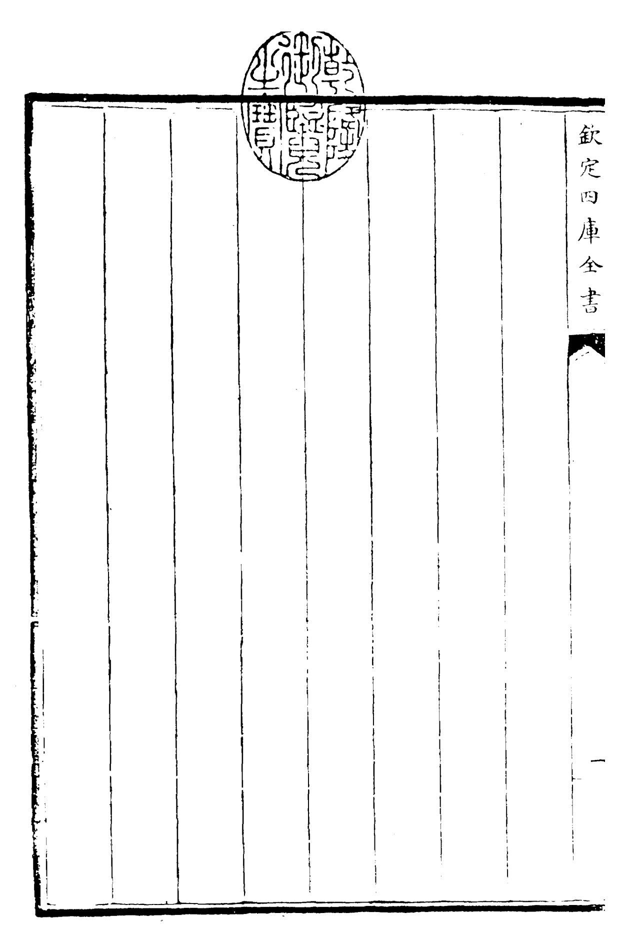
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從以上博舉監司名姓既聞率皆注籍每有員闕執政不復慎選一切揭簿定差是以賢愚並進人物雜亂竊惟中外侍從其徒實煩被詔舉官初無旌別承舉即用近於麗疎而欲待其不職乃坐舉者天下之廣監司得失朝廷未必一一詳知民獨何辜枉被塗炭自古用人實無此比臣欲乞應自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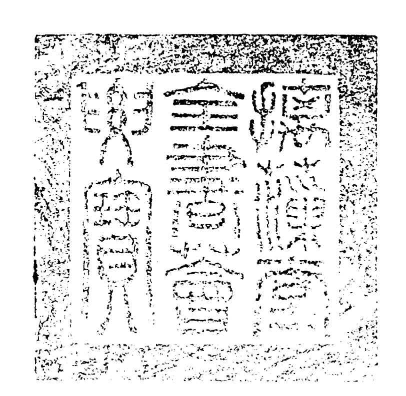
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今後差除須名迹著聞
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
最當今之急務也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欒城集卷三十九


謹案卷三十八第九頁後八行弓弩刀斗刊本刀斗訛斗刀據別本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貢生臣黄永澄